

## ■作家书房

## 心魂的淬炼

□李复威

跨入晚岁，我的书案上总是摆着两沓纸张已经发黄的图书和杂志——我平生创作的旧著、旧文。几十年的光景，多次迁移住所，唯独它们始终寸步不离地陪伴着我。我常常在晨曦映照的清静之时，在明月探望的疏朗之中，窗明几净，气定神闲，沏上一杯清茶，在袅袅热雾的飘散中重温这些耕耘的收获、生命的结晶。

这是一个奇妙的阅读历程，那些曾令我怦然心动的词语铿锵作响地敲击着我的心扉。我是那样地了解它们，就像知晓我抚养长大的孩子、亲手栽种的树苗，血肉相连，绵绵情长，挥之不去。那涌进记忆的是夏暑冬寒的案头苦辛、不眠之夜的殚精竭虑。今日老有兴致地重读，多么惬意而珍贵！

阅读旧作是以旁人难以体察的深度进行理性透析。一字一句，一段一篇，仿佛在岁月淬炼后的成熟中，得到重新评估和鉴定。人生的体悟、经验的积累，磨砺出一双洞幽烛微的眼睛。看到旧作的出彩之处，自己也会情不自禁地拍案叫绝——你小子怎么能有这般奇特的构思！是神助吗？欣欣然显露得意之态。读到瑕疵和败笔，也是心惊肉跳——你傻呀！当时脑子进水了吧！不禁为失误而羞愧。是啊，如果能

我重写一遍，那该会有多少增进！温故而知新，似乎又活出了一段新的人生。

六十年前的处女作《劳动回来以后》，三四百字的豆腐块大的随笔见诸《北京日报》副刊。阅读这“小荷未露的尖尖角”，让我回味着学步的蹒跚，晒笑自己敲开文学大门时的笨手笨脚。再读十多年后自己的一篇评论文字《摘下兽与鬼的面具以后》。这篇评论意外地获得《北京文学》年度奖。刊物刊发的照片竟与大名鼎鼎汪曾祺互为邻伴——这誉不配位的侥幸令我脸红，但文字的温度鼓励着自己继续耕耘的信心。记得当年在高校评定职称时，我和候评的老师们依次抱着自己的全部著作，忐忑不安地送去给评委们参阅——孩子们，去努力展示自己的风采吧！旧作积淀着一步一步的攀登，深藏着多少唯有自己才知晓的故事啊！

这种幻化的情景总在阅读时恍见。旧作摊在案几之上，绿的、黑的、黄的封面像蹦蹦不停的小精灵，在一五一十地激情地辩论着、指着当初它们诞生时的优劣喜忧。我虔诚地谛听着，仿佛在参与一场严肃的听证会，升华着认知的格局与慰藉……阅读旧著，就是再一次无情地审视自己的心魂——深查自己犁过的土地，验收自己思考的果实，检讨年

轻时的疏忽和轻慢。

晚岁的宝贵光阴里，我补读了十几部年轻时疏待过的世界名著，还在手机上浏览了不少流行的网络小说，对自我旧作的再切磋、再玩味也成为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这是富含养分的底肥，催生新文的萌芽。这是随用多年的明灯，继续照亮着生命的前行，让我从容地向夕阳的余晖走去！



山货，两家人的感情越处越深了。转眼，我大学毕业了，顺利地到市里找到了工作。我按照爹娘的指示，带着女朋友专门到县城去感谢马大夫。他的诊所生意很好，墙上挂满了锦旗。

一晃十几年过去，爹娘老了。我要他们搬到城里来住。可是他们说：“不行啊！我们走了，老杏树怎么办？谁给马大夫收杏核呀？”这样又过了几年。

这天，我接到爹的电话。他焦急地说：“儿啊，今年不知怎么回事，马大夫一直没来收杏核，手机也打不通了。”

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急忙请假，开车赶回老家。老远就看见老杏树披一身红叶，在寒风里迎接我。树下，摆放着三麻袋山杏核。我把杏核装上车，带上爹娘直奔县城，凭记忆直奔马大夫诊所。

不幸的是，马大夫去世了。

痛哭之后的我们，把杏核从车上卸下来，交给他的儿子小马大夫。小马大夫看见这三麻袋山杏核，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，说：“杏核以后就不要送了。其实我爸每年从你们那里弄回的山杏核，真正药用用的不多，大部分都送人了，砸杏仁、腌杏瓣儿了。”我说：“不对呀，我听他说过，我家的杏核大，药用价值高呀！”那是他骗你们呢！杏核无论大小，药用价值都差不多。他当初这样说，是为了让你们接受帮助。”

小马大夫的话还是没能震动震惊之中的爹娘。第二年，爹娘收下杏核，爹又打电话让我回来开车送去。小马大夫一见，说什么都不要。爹娘说：“孩子，你不要不行呀！我们和你爸爸当初就说好了，这树，这杏核，永远都是你们家的。”

小马大夫千推万推，还是在我的努力劝说下，他这才收下了。不过他又嘱咐，千万不要再送了，毕竟诊所就要搬家了。

但是爹娘依然坚持。我左说右说也不通，只好“强制”他们进城来和我一起住。我说：“你们总不能一辈子都让一棵杏树拴住吧，我会处理好这件事的。”谁知爹娘在城里住了还不到三个月，说啥也要回去。他们说，他们老是做一样的梦，梦见老杏树自己在院里哭呢。

我只好开车送他们回去暂住。正是春天，满树杏花开放，映衬着旧院子。两位老人一进院，马上就搂住了老杏树。花白的头发随风飘扬，连同他们的面庞和身躯，似乎都和老杏树融为一体了。

毛毛狗是信号旗。红毛柳属于“先花后叶、风虫双媒”的植物。它主要依靠风媒，在早春环境下提高授粉的效率。看到毛毛狗可爱的样子，我本想买一朵，但终究没舍得破坏美好的东西。随手摘毛毛狗，看似微小得很，但对于红毛柳却是不小的伤害。每个柔荑花序中有上千朵小花，摘下一个柔荑花序，就等于毁灭了许多种子的机会。

我从镜头中，利用逆光或侧逆光，突出轮廓线条，增强纵深感，让倒木和富尔河色彩的饱和度，衬出毛毛狗的美丽。

突然，一只花鼠出现了，打乱了拍摄计划。它神情平静，从容和缓，趴在爬着苔藓的倒木上晒太阳。

小时候，在这个毛毛狗炸开的时节，我会和祖母去海兰江边摘柳树枝。满族民俗的祈福仪式中，春天柳枝上的毛毛狗，是可以“引春”的。家中若有孩子身体弱，老人便会去河边折一枝柳枝，回家后，插在装清水的瓶子里，嘴里还要念叨一句：“毛毛狗，引春来，病痛灾祸全带走。”做完这个仪式，心中便敞亮多了。据说等到毛毛狗变绿以后，开始抽叶时，孩子的病就会好起来。

孩子们玩游戏时，会用柳枝做“柳叫叫”，亦即柳哨。传说这哨声能唤醒春天，所以也叫“吹春”。孩子们把毛毛狗撸下来，双手揉搓柳枝，让树皮和枝条分离。劲的大小要柔、均匀。孩子们抽出白色的木质芯，得到绿色皮管。在皮管口处，削去1厘米左右的外皮，露出一端，放在嘴唇边上就能开始吹了。红毛柳的枝条，是做“柳叫叫”的最好材料，木质软，树皮韧性好。含在嘴里，吹出的声音清脆，能传到很远。

我们在富尔河边，没有听到孩子们的“柳叫叫”声，也没有等到伶鼬出现。我们见到的，只有这只花鼠。开阔地的倒木被阳光照射，暖洋洋的，是从冬眠中醒来的花鼠最喜欢的地方。花鼠天性警惕，倒木上视野开阔，便于四处观察情况。倒木上腐烂的菌类，去年秋天我留的松子和早发的嫩芽，也是花鼠开春的美食。

我从长焦镜头中观望，花鼠立起身子，前爪贴在胸前，站立在倒木上，扫视着富尔河边的柳树趟子。今天本是来拍伶鼬的，准备工作做得充足，没有想到等来的却是花鼠的表演。

天地的舞台上，花鼠本色地演着。在相机镜头前，它沿着倒木的脊背走了几步，翘起尾巴。在倒木的裂缝处，它停下奔跑的脚步，伸出鼻子嗅着，或许发现的，正是去年秋天被遗忘的松子。

## 老杏树(小说)

□申平



“你家这棵老杏树，可真是一宝呀！”

马大夫一边说，一边在我家院里那棵老杏树下站定，伸手摘下一枚青杏，去掉皮，然后指着还没有完全长成的杏核说：“看见没有，这杏核要比一般山杏树的大三倍，不用说，药效也是三倍。这样吧，这棵杏树我买了。我给两千块钱，行不行？不过你家要替我养着，每年秋天，我都会来摘杏，打杏核。”

那时候，我们全家人正在为我的学费发愁。考上大学是好事，交不起学费是难事。村里差不多都借遍了，可是还没有凑到一半。正说着要不要把家里的大黑牛卖了，天上忽然掉下个马大夫，张口说要买杏树，还要给两千块钱——这简直就是雪中送炭呀！

爹娘张张嘴瞪眼，半天才反应过来：“哎呀，马大夫，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你说的这……合适吗？”

“怎么，是嫌钱少吗？”

“不不不，是太多了。这老杏树的杏核，真的值这些钱吗？”

马大夫扶了扶眼镜，大声笑了起来，说：“我说它值，它肯定值了。不过你们要明白，这棵树，还有它的杏核，可永远都是我的了。”

爹娘鸡啄米般点头，手忙脚乱张罗做饭，要留“贵人”吃饭。可是马大夫不肯，急着回城取钱，说：“千万不要耽误孩子上学呀！”

这一幕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。这位马大夫，曾被下放到我村当医生，后来回了城。但是他不忘乡亲，经常回村

探望。爹娘告诉过我，我的命就是马大夫救的。

我6岁那年，因为经常吃不饱肚子，就盯上了院里的这棵老杏树。杏子刚刚长到拇指肚大小，我就迫不及待开始偷吃，每次直到酸倒牙为止。到了秋天，杏核晒干了，我又开始用石头砸杏仁吃。虽然苦涩，细嚼却也有几分香甜。我越吃越香，直至口吐白沫，不省人事。家里人赶紧找来了马大夫。在马大夫的一番治疗下，我居然活转了过来。从此，爹娘常常教导我说：“马大夫可是你的恩人啊！”

在我外出上大学之前，全家人一起动手，把老杏树用青砖和铁丝围封起来。当然也要留个小门，便于浇水施肥。爹说：“从今往后，这树上的杏核都是人家马大夫的，咱们一个都不能动了。”

我们一边围树，爹一边告诉我，这棵老杏树有点“神”：“你爷爷出生那天，它在院里冒芽。后来，你爹我就出生在这棵树下。实行‘包产到户’那年，它结的杏子压弯了腰，咱家就在这树下吃上了第一顿好饭，猪肉炖粉条子可劲造。还有，现在你上大学又沾了它的光。这树，是咱家的保家仙呀！”

我仰头看着这棵枝繁叶茂、巨伞如盖、几乎占了半座院子的老杏树，心中充满崇敬。临走那天，我紧紧拥抱了它。

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，马大夫每年秋天都要来我家收杏核。爹娘每年都会提前动手，把杏打下来，去掉杏皮，又在院里摊开晒干，就等马大夫来取。马大夫要给工钱，爹娘死活不要。

后来，马大夫退休了。他自己开了个私人诊所，照样每年都来。每次来，他都会带来各种礼品，爹娘也拼命给他带

## 吹春的季节

□高维生



花鼠

宗玉柱 摄

一天，我去长白山区富尔河边拍伶鼬。我读过动物学家观察它的书。在食肉动物中，伶鼬个头不大，身体细长，小黑眼睛，耳朵圆咕隆咚的，腿比较短，长得可爱。

伶鼬的短尾巴是与其他鼬科动物的不同之处。它还有另外一个特点，能随季节变换毛色，山里人也称之为“白鼠”。它在冬天换上冬装，一身白色，与环境协调一致，不容易被发现，只有尾尖存有一撮棕色。夏天的时候，它背上的毛则变成棕色，腹部为白色。伶鼬机灵，速度较快，能钻进鼠洞，捕获鼠类。

伶鼬主要在夜间活动。它以捕食鼠类和鸟类为生，在捕猎时下狠手，会冷酷地咬猎物的颈部。伶鼬因为个头小，活动隐蔽，所以难以被观察到。

4月时节，长白山区草木生绿，一些野花正开着。这是每年观察伶鼬的最佳时期。在河边的林缘倒木，如果看到有快如闪电的身影闪过，不用多问，这只白褐相间的小动物大致便是伶鼬。有了它的出现，森林边的柳树趟子的红色枝条上，毛毛狗便可免遭鼠害，尽情地开放。

## 阅读是一颗随身携带的火种

□孙晓婧

我想用几句诗来串联今天的故事，谈一下阅读在我的成长中起到的作用。

第一句诗，是李白的“小时不识月，呼作白玉盘”。这是我最早会背的一首诗，是父亲指着天上的月亮说起的。他还讲了嫦娥奔月的古诗。于是，月亮从天上的圆盘，变成了充满神话与想象的世界。这份由诗词开启的对宇宙的浪漫想象，像一颗种子，在我心中悄然生根。后来，我读到了屈原的《天问》：“日月安属？列星安陈？”两千余年前的诗人提出的问题，蕴含着对宇宙最质朴的观察，我们今天仍孜孜不倦地寻找着答案。这颗好奇的种子确实影响了我，并最终左右了我今天的职业选择。

这是可以量化的表达。但很多东西无法量化，你也不知道读过的书会在什么时候起作用。比如我们读过的书，会融进我们的思维方式中，变成我们的语言，以及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。正如那个问题：“我读过很多书，但后来大部分都被我忘记了，那阅读的意义是什么？”答案就像我小时候吃过的饭。它们早已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，支撑着我的成长。读书亦是如此，它就像一串代码，在不知不觉中塑造了现在的你。

第二句诗，是李清照的“天上星河转，人间帘幕垂”。我的专业是空间物理，极光的原理是我很早就专业课上学过的。极光是太阳风与地球磁场谱写的一首交响曲，但我一直有机会亲眼见到极光。直到后来，我去德国交流学习，决定趁这个机会去一次冰岛，就为了亲眼看看什么叫“一袭由光织就的华丽帷幔，在夜空中摇曳生辉”。很幸运，我看到了。在世界的尽头，在万籁俱寂、远离尘世的寒夜中，极光是燃烧的火焰翻滚在天幕中。它超越了语言的描述，让所有华丽的辞藻都显得苍白无力。但这个时候，读书的用处就体现出来了。我可以用“天上星河转，人间帘幕垂”，用“星河欲转千帆舞”，用“今宵绝胜无人共”去勉强表达我的心情，而不是只能用贫瘠的拟声词去表达惊叹。

网上有句话说，“教育在此刻完成了闭环”。以前上学的时候，课本里总有很多必背篇目，可能那个时候的我们只能感知到这个“有韵律，比较好背”，那个“好拗口，很难背下来”。但是很多年以后，有一个瞬间我突然意识到，哦，这不就是那句诗想表达的意思吗？这些知识提前为我们做好了准备，让我们在真正经历的时候醍醐灌顶、茅塞顿开。当这些篇目脱离了考试的枷锁，我们才能真正看到其背后的情感。阅读就是提前为我们打开了世界的大门，等待着有一天发现这把钥匙。

第三句诗，是毛主席的“可上九天揽月，可下五洋捉鳖，谈笑凯歌还”。2022年，《中国诗词大会》邀请了航天员杨利伟带领大家连线太空，用诗词问候首次在太空过春节的三位航天员。主持人问起，如果用一句诗词为航天员送去祝福，他们会选哪一句？在场的不少人都给出了同样的回答：“可上九天揽月，可下五洋捉鳖，谈笑凯歌还。”

4月24日是中国航天日，我也看过很多航天宣传视频。据说目前点击量最高的还是同一条视频。哪一个呢？是杨利伟第一次上天时，用手持相机拍摄的一段风景——从小小的舷窗里看到的地球。这段视频没有背景音乐，没有任何讲解，只有那漂浮着的蓝色星球，那被白云包裹着的家园。但是底下有许多像“居然看感动了”这样的评论，还有更多像“遥望齐州九点烟，一泓海水杯中泻”“天高地迥，觉宇宙之无穷”“乘风好去，长空万里，直下看山河”这样的评论。大家说，终于知道了古人的想象变成现实的样子。

微博上一直有个话题，叫“航天是太空中的中国式浪漫”。每次到了发射的时候，这个话题都会被翻出来。因为中国的每个航天工程的名字基本上都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。嫦娥、玉兔、天问、祝融、天宫、鹊桥、悟空、羲和、夸父……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。某个航天专家说，这么取名就是希望人们记住的不只是技术名词，更是那份属于全体中国人的浪漫。古人写在字里行间的梦想，我们今天正一点点地在实现。这既是航天的、科技的浪漫，更是我们独有的文化的浪漫。

第四句诗送给大家，是于谦的“书卷多情似故人，晨昏忧乐每相亲”。当我读完一本伟大的书时，总感觉有另一个灵魂住进了我的身体，与我进行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。我们可以在读书中经历一千种人生，体验人生万象，跨过日常的禁锢而去探索无限可能。我们读过的每一页书都会点滴汇聚成一条叫作“自我”的河流，最后成就波澜壮阔、独一无二的人生。

愿大家以书为剑，以梦为马，奔赴心中的山海，在平凡的日子里，也能拥有仰望星空的浪漫。如果脚步无法抵达，那就从书里开始出发。阅读，是生活里的浪漫微光，是一颗随身携带的火种。愿我们都能在书页的翻动声中，找到对抗平淡的武器，也找到为世界呐喊助威的方式。

（本文系根据作者获《中国诗词大会》第十届总冠军后，在河北正定参加第四届“典耀中华”阅读大会时的发言稿整理而成）

## 星河

王璇

